

米开朗基罗的穹顶画《创世记》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竟然撼动了整个天主教会？

耶稣真的如《圣经》中所记载的那样在死后三天重新复活？
还是耶稣的尸体被当时的信徒们盗走掩埋？

发现秘密的人为何会神秘地死去？
难道是受到了那来自灵异界的诅咒？



SIXTINISCHE VERSCHWÖRUNG 西斯廷密谋

【德】菲利普·范登贝格 著

江澜 李晓旻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SIXTINISCHE
VERSCHWÖRUNG
西斯廷密谋

【德】菲利普·范登贝格 著
江澜 李晓旻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版权图字:01-2008-4257

© Copyright 2008 SIXTINISCHE VERSCHWÖRUNG 2008 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
转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斯廷密谋/(德)范登贝格著;江澜,李晓旻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80228-924-6

I. 西… II. ①范…②江…③李… III. 长篇小说—德国—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0979 号

西斯廷密谋

出版策划:贝塔斯曼

作 者:(德)菲利普·范登贝格

译 者:江 澜 李晓旻

出版统筹:陈黎明

责任编辑:雷燕青 熊文霞

装帧设计:精典博维

内文排版:亿辰时代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924-6

定 价:29.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关于叙述的欲望

在我写作的时候，强烈的怀疑折磨着我：我到底可不可以叙述这一切？我自己是否没有更好地保守这一切，就像那些迄今为止知道这一切的人一样。但是，沉默不是最残忍的谎言吗？难道错误无助于理解真相？让真正的基督教徒一生都不知道、始终逃到信仰的见证中去的那种知识本身让我不能决断。我一直在斟酌赞成还是反对，直到叙述这个故事的欲望剧增——正如我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体验到的欲望一样。

我喜欢修道院。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促使我到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有人曾经察觉到，修道院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喜欢修道院，因为在那里，时间似乎停滞。我享受这些有若干侧翼的大楼都弥漫的那种病态气味。这种混合气味来自永远散发霉味的大开本书、被擦得潮湿的过道和挥发的香烟。但是我尤其喜欢修道院里的花园。在多数情况下，公众都看不见这些花园。为什么我知道？不过，正是这些花园展现了乐园的景色。

在先讲述这一点的时候，我要解释为什么我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闯入本笃会修道院乐园。阳光明媚只有在南方的天空才可能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导游礼拜堂、礼拜堂地下室和图书馆以后，我成功地脱离团队。此时，我



发现了一条穿过小侧门的道路。据估计，小侧门的后面可能就是按照圣人本笃的规划修建的修道院花园。

这个小花园非常小，比一个这么大的修道院所期待的小得多。加强这种印象的是，落日斜穿这个正方形乐园，把乐园分成明亮的一半和背阴的一半。修道院里凉气袭人，令人心神不安。之后，太阳的温暖显得很令人舒服。夏末正是福禄考和大丽花盛开的季节，花朵都沉重而下垂；而蝴蝶花、唐菖蒲和羽扇豆则竖直向上生长。在狭长的菜畦里，各种各样的芳香菜密密麻麻地疯狂生长，分开它们的是普通的木板。不，这个修道院花园与其他本笃会修道院里类似公园的设施没有共同之处，围绕在四周的是密集的防御性大楼侧翼，倚靠着一个环绕的十字形回廊，可以与世俗建筑如凡尔赛宫和丽泉宫媲美。这个修道院花园曾是生荒地，后来堆积成为修道院南坡的梯地，支撑它的是一道凝灰岩高墙，像花园从这个地方生长出来一样。南边视野开阔。在天空明朗的日子里，人们可以看清地平线上的阿尔卑斯山脉。在香菜生长的另一侧，水汨汨地从铁管流入石槽。石槽旁边是一间枯朽的园中小屋，更确切地说，那是用木板隔开的房间。已经有好几个建筑工程师都很笨拙地试着去维修这个房间。防雨的是已经破烂了的屋面油毡覆盖物。横放的破旧窗扇是唯一的进光洞口。整个一切都在以非同寻常的方式传播喜悦。或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建筑物用某种方式让我们想起我们孩提时代在假期一起搭建的木板小房子。

突然从背阴的地方传来一个声音：“孩子，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保护性地用手挡住眼睛，以便在逆光中认清形势。我看到的景象让我吓呆了一会儿：在那里，一个修士蓄着先知的雪白胡须式样，端坐在轮椅上。他穿着一件带点灰色的衣服。那衣服与本笃会修士雅致的黑色明显不同。在他用折磨人的目光打量我的时候，他把头转来转去，目光没有离开我，像一个木偶。



尽管我很明白他的问题，可我为了赢得时间，还是反问道：“您是什么意思？”

“孩子，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那个奇怪的修士用同样的头部动作重复了他的问题。我相信在他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空洞的神色。

我的回答仍然是干巴巴的。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次奇怪的遭遇和他那同样奇怪的问题。“我没有寻找您。”我说，“我参观这个修道院，只是想看一下这个花园。对不起，打扰您了。”当那个老人突然让到那时为止放在轮椅扶手上不动的手臂形成一个角，驱动轮子，以便他像从弹射椅子上弹出来一样，加快速度冲向我的时候，我准备用点头同意来告别。那个老人似乎有熊的力量。他停住了，和他逼近我的时候一样快。当他离我十分近的时候，我当时不管阳光的照射，看清了成绺的头发和胡须下面那张狭长的惨白的脸。他比第一眼看起来的时候年轻得多。这种遭遇开始让我感到不安。“你知道先知耶利米吗？”那个修士直截了当地问。我犹豫了片刻。我考虑干脆跑开。但是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和那个男子散发出来的奇怪的威严让我留了下来。

“知道。”我说，“我知道先知耶利米与以赛亚，巴禄、以西结、但以理、阿摩司、撒迦利亚和玛拉基。”——就像自从上修道院寄宿学校以来这些人就留在我的记忆中一样。

答复让那个修士目瞪口呆。对，答复似乎让他很高兴，因为他脸上的呆板一下子消失了。而且他动作起来也不再像木偶。

“到那时，”耶利米说，“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事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殓，不再葬埋，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人民在我赶他们到的各处，宁可拣死不拣生。”



我疑惑地看着那个修士。那个修士看出我迷惘的目光，就说：“《耶利米书》是这么说。”

我点头表示同意。

那个修士抬起头。他的白胡须几乎是横着长的。他用手背轻轻地掠一掠华发的下边。“我是耶利米。”此时他说。他声音的语调听起来有一种自负，一种完全不是修士的德性。“大家都叫我耶利米修士。但是这说来话长。”

“您是本笃会的修士？”

他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有人把我藏在这个修道院里，因为在这里我造成的损失可能最小。按照圣人本笃的教规，我就这样生活，对世俗生活需求无动于衷，作为格格不入的人有失尊严。假如我可以，我会逃走的。”

“您来这个修道院还没有很久吧？”

“数个星期。数个月。也许已经数年。这有什么关系？！”

修士耶利米的抱怨开始引起我的兴趣。我适度谨慎地打探他以前的生活。

这时，那个神秘的修士沉默了。他让下巴垂到胸部，看着已经瘸了的双腿。因此，我觉得我的问题太过分了。但是，还在我准备表达歉意的时候，耶利米开口讲话了。

“孩子，你知道米开朗基罗……吗？”

他结结巴巴地讲，没有抬头看我。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说出每句话的时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我觉得他的话没有条理，话语之间没有关联。我记不起任何细节。之所以如此，尤其是因为他一直语无伦次，一直在更正和重复一些句子。但是我记得，梵蒂冈城墙后面正在暗中进行一些事情。基督教信徒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而且教会是个纯洁的婊子——这让我吓了一跳。此外他使用术语，陶醉于论争神学、道德神学和



教义学。耶利米修士可能神志不清，我的这种怀疑消失了，比怀疑来的时候更快。他用名字和年份讲解宗教会议，区分地方会议、省级会议和全体大会，列举主教派教会的优点和缺点，直到他突然一下子停下来，问：“或许你也认为我疯了？”

是的，他说“也”。这让我很吃惊。显然，有人把耶利米修士当作精神病人隔离在这个修道院里，他像个讨厌的异教徒一样。我也不再知道我如何回答那个修士。我只记得我对这个男子越来越有兴趣。因此，我回到了我的问题，请求他跟我讲讲他是如何到这个修道院的。但是，耶利米把他的脸转向太阳，闭着眼睛不说话。在我这样打量他的时候，我留意到他的胡须如何开始颤动。这种细微的颤抖越来越剧烈。那个修士的整个上身突然开始抽搐。他的嘴唇在颤抖，像高烧在折磨他一样。在这个男子闭上眼睛以前，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件呢？

修道院礼拜堂塔楼的钟声敲响了，召唤大家共同祈祷。当耶利米修士从梦中惊醒的时候，直起身子。“不要跟任何人讲关于我们碰面的事情。”他急急忙忙地说，“你最好藏在园中小屋中。在晚祷的时候，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个修道院。明天同一时间再来！我会在这里等你！”

我遵照那个修士的嘱咐，藏到了小木屋里面。之后，脚步声马上逼近了。我窥视半明半暗的窗户外面，看见一个本笃会修士把轮椅上的耶利米推到礼拜堂。他们俩都没有说话。似乎没有人注意别人。这个人似乎在按照一个不容改动的程序办事，而另一个人无动于衷地容忍他。

不久以后，我听见礼拜堂传来格列高利圣歌，我走出外面去。然而在园中小屋的影子中，我停住了脚步，以便不会有人从周围的修道院大楼的某个窗户那里发现我，因为无论如何我都想再见到耶利米修士。在支撑墙旁边，一条陡峭的石梯向下延伸。一扇锁住入口的铁门是容易越过的。

我用这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修道院和天堂花园。第二天我走同一条



道路进去。一个教友把轮椅上的耶利米推到花园里，像前一天那样一言不发。之前我肯定没有等多久。

“自从我到这里以来，没有人对我过去的生活感兴趣。”那个修士开门见山地开始说，“相反，他们竭力忘记我过去的生活，让我与世隔绝。他们让我相信我可能已经失去理智，似乎我是一个颓废的修士，一个属于伊斯兰教阿萨辛派别的刺客。关于我的全部真相可能没有在这个修道院里传开。尽管我恳求他们上千次，可还是没有相信我。伽利略的感觉肯定与我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

我申明我相信他的话。我感觉他有一种让别人相信的需求。

“但是我的讲述不会让你更加幸福。”耶利米修士提出异议。我申明我会懂得去忍受他的讲述。这时，那个孤独的修士才开始讲述。他讲起来心平气和，甚至有时采用陌生化的手法。第一天我对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在故事中出现表示惊讶。第二天我渐渐明白，他采用第三人称讲述自己，仿佛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对，他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的人之一肯定就是他自己：耶利米修士。

我们在那个修道院天堂花园里接连五天见面。我们躲藏在枝繁叶茂的玫瑰花棚后面，有时也藏在枯朽的小屋里面。耶利米讲述，列举名字和事实。尽管有时觉得他的故事很离奇，可我一点也不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只是在耶利米讲述的时候，他很少看着我。在多数情况下，他的目光都指向远方想象中的点，似乎他在看一块黑板。哪怕是一次我也不敢打断他的讲述，我不敢提问，因为我担心他会失去线索，因为我被他的讲述迷住了。我也避免做笔记。做笔记也许会干扰那个修士的流利讲述。因此我是凭记忆记录下面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下面的故事接近耶利米修士的原话。

目 录

CONTENTS

关于叙述的欲望 / 1

第 1 章 主显节 / 1

第 2 章 主显节后第一天 / 27

第 3 章 教皇马塞的纪念日 / 33

第 4 章 两天以后 / 39

第 5 章 主显节后第二至三个星期天之间 / 53

第 6 章 保罗皈依基督教的那天 / 57

第 7 章 主显节后第四个星期天 / 63

第 8 章 同样在主显节后第四个星期天 / 69

第 9 章 玛丽亚圣烛节 / 77

第 10 章 圣烛节后的星期一 / 83

第 11 章 大概是四旬斋前的星期日那天 / 95

第 12 章 圣灰星期三 / 105

第 13 章 之后的星期四 / 113

第 14 章 四旬斋第一个星期日以前 / 119

第 15 章 四旬斋第一个星期日后的星期一 / 123

- 第 16 章 之后的一日一夜 / 129
- 第 17 章 使徒马提亚的纪念日 / 135
- 第 18 章 复活节前第五个星期天 / 141
- 第 19 章 复活节前第五个星期天后的星期一 / 147
- 第 20 章 复活节前第五个星期天后的星期二 / 151
- 第 21 章 四旬斋第二周的星期三 / 155
- 第 22 章 同样在四旬斋第二周的星期三 / 167
- 第 23 章 四旬斋第二周的星期五 / 173
- 第 24 章 封斋期第三个星期日后的那天 / 177
- 第 25 章 封斋期第三个星期日后与欢乐主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 181
- 第 26 章 欢乐主日后第二天和第三天早上 / 185
- 第 27 章 圣约瑟的纪念日 / 193
- 第 28 章 四旬斋第五个星期日后的星期一 / 195
- 第 29 章 玛丽亚领报节 / 199
- 第 30 章 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一 / 203
- 第 31 章 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二 / 213
- 第 32 章 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三 / 217
- 第 33 章 濯足节 / 223
- 第 34 章 从耶稣复活前星期六到复活节星期日 / 229
- 第 35 章 关于沉默之罪 / 235

第1章 主显节

罗马教廷决定按照最新的科学知识修复西斯廷礼拜堂的那天是讨厌的。佛罗伦萨人是讨厌的，一切艺术都是讨厌的，胆大妄为是讨厌的。唱反调者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用——所有岩石中最令人讨厌的——石灰粉，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湿壁画中夹杂着淫荡的色彩。

枢机主教耶里内克望着高高的穹顶。帆布帐篷罩住了穹顶。从穹顶那里垂下一个支架。他正好看见上帝手指旁边的亚当。他似乎敬畏神的强大权力，枢机主教的脸上掠过一种明显的抽搐，没有规律地间歇性出现多次。因为在画中，周围都是红色的法衣，在飞的神并不仁慈。上帝显现了，充满力量，很美丽，像斗士一样浑身都是肌肉，散发出生命的气息。（肌肉）这个词在这里变成了肉感。

自从懂艺术的教皇尤利乌遭遇厄运的时代以来，没有教皇从米开朗基罗放荡画中找到快乐。米开朗基罗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个公开的秘密：他对基督教信仰表示怀疑。当时，他那些画的思想来源于《旧约》和希腊古代作品的奇怪糅合，也许还来源于理想化的罗马气派，这完全被当作有罪。据说，当这个艺术家第一次揭开无情上帝的湿壁画的时候，教皇尤利乌跪



SIXTINISCHE
VERSCHWÖRUNG

西斯廷密谋

到地上祈祷。上帝让好人和坏人都因为他审判的权力而战抖。不过教皇还没有从他的谦恭中回过神来，他就陷入了与米开朗基罗关于绘画的陌生、神秘和赤裸的激烈争论。讳莫如深的象征、无数的影射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暗示把罗马教廷搞得不知所措。当这一切叠加在一起的时候，罗马教廷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指责赤裸裸的人，更有甚者，要求清除这一切。特别是教皇的典仪官切塞纳相信从地狱判官麦诺斯可以看出自己的影子。只有这个罗马最重要艺术家愤怒抗议，《末日审判》才没有被拆除。

渗透水、多次涂抹上去的颜色和蜡烛灰将要毁坏米开朗基罗的放荡的飞神。哦，霉菌真的会侵蚀画中的先知，香烟会损坏画中的女巫们。因为首席修复专家菲德里兹还没有开始在高高的支架上工作，还没有和助手们一起清除由炭灰、黏液和在油中才溶解的颜料构成的深色层，此时这个佛罗伦萨人的遗嘱不可抑止，米开朗基罗似乎复活，像复仇之神一样具有威胁性。

当时，先知约珥手中拿着一卷字迹模糊的羊皮纸文稿。在左右手之间，文稿从前面向后面翻转。手写的字符既不在文稿的正面，也不在背面。在成功清除深色层以后，而今在书卷上清晰可见字母 A。希腊文第一个字母 A 和最后一个字母 O 是基督教教会最初的象征。但是修复专家徒劳地擦拭，直到用湿灰泥涂画的文稿变成刺眼的白色。涂画的湿灰泥遮住的不是字母 O。在放在阅读架上的埃利色雷的女巫们与先知约珥相邻的书书中出现了另一个神秘的简约记号：I—F—A。这个出人意外的现象不为公众所知地引起了激烈讨论。以帕瓦内托教授为首的梵蒂冈建筑与博物馆的馆员和艺术史学家鉴定这个发现。米开朗基罗专家帕伦蒂从佛罗伦萨赶来。在秘密磋商字母 I—F—A 的含义以后，罗马教廷枢机国务秘书卡斯科讷把这个发现说成秘密事情。帕伦蒂也是第一次谈及在修复过程中可能发现其它字符的可能性，而破译这些字符或许不是罗马教廷和教会所希望



的。归根到底，米开朗基罗饱受他的委托人教皇们之苦，不只一次暗示他会用他的方式进行报复。

枢机国务秘书探询可不可以预料到这个佛罗伦萨画家的异教思想。

艺术教授有保留地肯定了这个问题。

之后，枢机国务秘书卡斯科讷让神圣的教义部部长、枢机主教耶里内克去处理这件事情。然而，耶里内克对这件事没有多大兴趣，并且建议：帕瓦内托教授领导的梵蒂冈建筑与博物馆总经理团队可能关心这个情况——假如确实有人谈及这个情况。这个神圣的政府官员不愿介入。

当第二年修复先知以西结的画像的时候，罗马教廷的兴趣首先指向耶路撒冷毁灭的宣告者左手中握的书卷。菲德里兹报告，看样子好像湿壁画在这个地方被熏得特别黑，好像是用蜡烛火焰人为地加深这个地方的颜色的。最后在修复者的海绵下面显现另外两个字母 L 和 U。帕瓦内托教授表达了他的猜测：次序排在以西结后面的波斯女巫也藏有一个秘密的字母。驼子老人显然近视，把一卷红色的书直接拿到眼前。从支架那里近看，在菲德里兹进行清扫以前已经隐隐约约可以见到一个字母。看起来这个发现让枢机国务秘书比所有别的人都更加不安。他让人尝试去清扫那个女巫的书。因此，猜测变成肯定。字母组合多了一个 B。

那么，肯定可以由此推出，次序最后的一个画像先知耶利米同样也会现出一个简约记号。事实上，在他一侧的书卷显现 A。耶利米不像别的先知受到内心挣扎的痛苦，坦率说出这个民族永远都不会改变信仰。米开朗基罗为耶利米画出一副他自己绝望的面孔。耶利米仍然一言不发，听天由命和不知所措——他似乎知道字母序列 A—I—F—A—L—U—B—A 的神秘含义。

枢机国务秘书卡斯科讷说，在公开这个发现以前肯定要澄清这些刻印文字的含义。他提出磋商。如果这些无法解释的简约字母的秘密不能马



SIXTINISCHE
VERSCHWÖRUNG

西斯廷密谋

上揭开，就洗掉这些简约字母。按照首席修复专家菲德里兹的答复，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为米开朗基罗把这些用干灰泥涂画的简约字母和细小修改一起涂到已经画好的湿壁画上去。不过帕伦蒂教授强烈抗议。他威胁说，假如这样，他会放弃顾问工作，并且向公众指出：西斯廷礼拜堂里伪造和毁坏很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品。此后，枢机国务秘书收回他那些计划，当时委托教义部部长、枢机主教耶里内克，以官方的名义设立一个研究西斯廷刻印文字的委员会，然后在正式的大会上给出研究结果。与此同时，这件事情的级别从特殊的那种上升到最特殊的那种。据此，任何触犯保守秘密的行为都要受到失去名誉的惩罚。专家鉴定会的日期定在主显节后第二个星期天以后的星期一。

耶里内克离开礼拜堂，攀登狭窄的石阶，熟练地迅速抓起教士长袍。他的长袍像所有枢机主教的衣服一样，源自圣基雅拉街 34 号加马雷利服装公司，罗马教廷和教皇在那里制作衣服。他在楼梯平台上转向左边，继续朝这个方向走。他不安的步子在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发出回响。走廊需要他走两百步才能走完。他路过宇宙志研究者但丁的地图湿壁画，根据教会故事的八十个发生地挑选出来的，那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让人在无边无际的穹顶上镶嵌金的石膏花饰之间画的。他一直走到一扇——没有锁和门把手的——门。这扇门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陷落活门一样，锁住了通向风塔的入口。这个枢机主教做了一个敲门的手势，保持静止不动，意识到开门的人肯定走完了另一条路。

这座塔的名字从何而来，这是已知的。当教皇让人搭建一个天文台，以便观测太阳、月亮和繁星的时候，格列高利历法改革从阁楼这里开始。他也注意到了风向常常发生变化，因为天花板上指示器那巨大的指针始终指向气流的方向。控制指针的是风向标。那个仪器已经消失了很久。借助于这个仪器，这个先生在值得纪念的 1582 年，他当教皇的第十年，夺走



了西方十天,10月4日之后就是十五日。这是一个让人感觉错乱的规则:将来在世纪年中,只有前几位数字可以被四整除的那些年才可以算作闰年——就是这样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留下来的是黄道带的马赛克地板。阳光照射在上面,让墙壁开了一道缝。还有四周墙壁上的湿壁画,飘动的法衣上的神像,神正在命令着风。

自古以来,禁忌与秘密围绕着这座减少一些日子的塔;但是负有责任的不是异教的诸神,不是处女座、金牛座和水瓶座,也不是这个事实:巍峨的砖石建筑物中没有光线,神秘的气息来自堆积如山的档案,堆积成墙的文献,它们——分门别类——保存在这里,按主题、历史分类——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门类的文献搁在数个世纪的灰尘中:梵蒂冈秘密档案室。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件和古代文献被收入罗马教皇秘密档案室没有尽头的走廊,像火山熔岩一样在这个塔楼里铺开。数个世纪以来,现在的档案遮盖过去的档案,直到现在的档案本身成为过去的档案,而被新的现在的档案掩埋。在这个塔楼里,档案员们有机会就把这些文献堆叠起来。按照教皇们的意愿,只有教皇的接班人才可以获悉这些文献——这里是保留地,不开放的分部。

当这个枢机主教听到礼拜堂大门后面的脚步声的时候,他又敲了门。之后,一把钥匙马上发出“咻嗒咻嗒”的声音,沉重的门无声地开了。似乎有人听出了这个枢机主教的敲门声,或者这个枢机主教敲门的习惯时间,或者敲门声来自这个枢机主教在这个时刻要求进入的后门;因为那个开门的主任没有问这个很晚来的客人,是的,他甚至没有从门缝那里向外看,他很肯定他听出了敲门的就是这个枢机主教。那个主任是奥拉托利会会友,名叫奥古斯丁。他是年龄最大、级别最高和经验最丰富的档案守护人。他旁边站着副主任、三个档案员和四个抄写员。尽管职衔不同,他们全都干同样的工作。但是,据奥古斯丁说,要是没有古代文献和卷宗——人们称



SIXTINISCHE
VERSCHWÖRUNG
西斯廷密谋

之为带文件夹的公文包，里面保存着书信和文件——他就不能活。他睡在这些文献中间。他也可能把这些文献盖在自己身上。

人们通常从前面进入档案室。主任或者一个抄写员坐在那里一张很宽的黑色桌子旁边。每个人的姿势都相同：把手藏在黑袍的衣袖里面，面前是打开的登记簿。每个客人都按照出示的通行证进行登记。通行证允许客人去特定的书架。但是这些书架对大多数人都不开放。档案员从不忘记暗自用小时和分钟计算研究者在深色书架那里度过的时间——每周两三个小时，更久就不允许。

在走路的时候，这个枢机主教在喃喃自语，听起来像“赞美耶稣基督”。他从档案室主任身边倏忽而过。他拒绝在登记簿上签名。右边一个房间有个孕育希望的名字：目录大厅。里面藏有装订的册子：档案的存货清单、摘要、索引和分类附注。不知道这些，就看不透堆叠的文件，像《约翰启示录》一样，肯定同样令人眼花缭乱。档案员和抄写员本来应该尽管开放这些秘密的分部和书架。没有人也没有最勤奋的科学家会让上千米长的堆叠文档开口说出一个秘密，因为所有的档案都是用字母与数字来编码的，一点儿都没有提示文献的内容。仅仅为了利用这些登记簿，写的研究论文就可以填满那些用作书架的墙壁。有些分部多数情况下都不对外开放，例如那些只有从风塔最高层那里才能进入的分部。那里藏有九千件卷宗，因为，如果两个抄写员——这么考虑——整理各个具体的笔记以便归档，那么他们将需要 180 年。

但是，以为在获得文献书目号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找到那份文献的人就设想错了。因为，几百年来，特别是自从教派分裂以来，反复多次试图重新对全部的存货进行整理书目号，但是都是徒劳。这导致许多卷宗有好几个书目号：开放的文字书目号，“关于罗马教廷，关于能够给予的自由，关于各种不同的礼仪，关于判决，关于完整的赦免”等等，然而，只有当那些档